

## 做好护花人:让种破土 让苗成树

□ 车 英

## 回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

□ 齐 帅

股本良老师是伴随我走过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那时的我,总是仗着自己的语文成绩好,作文写得还不错,在他跟前甚是张狂。一次上语文课,我故意把座位换到后面,跟闺蜜坐到一起,方便我们开小会、吃零食。我清楚地记得,那节课他讲的是议论文中的驳论文,前边的殷老师讲得异常投入,后面的我一边吃着麻花,一边转过身去跟周围人窃窃私语,侃侃而谈,全然忘了还在上课。

就在我手上还握着剩下的半根麻花,说得正带劲时,突然,我感觉周围的人一下子都变得鸦雀无声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气氛不对劲。一转身,就与殷老师碰了个面,四目相对,吓得我赶紧转身坐好,心想:完啦!这回没得救了!可谁知,殷老师竟没有批评我一句,只是说着一句话:“大家对驳论文,听懂了吗?”全班同学大声回答:“听懂了!”几乎石化在原地的我赶紧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接着,殷

老师顺手拿走了我手里剩余的麻花。瞬间,我脑子里嗡的一下,闪过一片漆黑,心想:这回彻底完了,罪证都被他拿走了,肯定要被叫家长了。可不曾想,他竟然掏出一张干净的纸巾把那点麻花包好,放在了我的桌子前,什么话也没说。这期间,他一直没有停止讲课,以至于前边的人从头到尾根本就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他在为我保留颜面,怕伤到我的自尊心。那一刻,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我知道自己今天过分了,恃宠而骄,把课堂当成儿戏。于是我赶紧坐好,认真听课,但我始终不敢抬头看他,我怕触碰到他关切却又充满失望的眼神。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课堂上做过任何与学习无关的事。

时至今日,已为人师的我始终记得那节语文课上殷老师的一举一动,他的教育智慧时刻提醒我:一个老师,不但要教好书,还要巧妙地维护好学生的自尊心。因为对于有些学生来说,给予宽容远比严厉批评的教育效果好得多。

还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那时,我的同桌把我参加作文竞赛时获得的一个小订书机给弄坏了,怎么修也修不好。我心里难受极了,为此哭了很久。之后,我就去找了殷老师,把我的委屈和难受跟他全部说了一遍。他一边安慰我,一边仔细检查被弄坏的订书机,想帮我把它修好,可经过多番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看我哭得跟个花脸猫似的,他笑着跟我说:“修是修不好了,这个小订书机对你意义非凡,是你努力写作的见证。能用时,可以给你和同学们带来方便;坏了,也可以珍藏,是你和同学之间友谊的见证。事已至此,选择所能选择的,大方向,不要记恨同学,他肯定也很后悔。”

说来也怪,经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的委屈竟就烟消云散了。这么多年,我始终记着他的教诲——宽以待人,与人为善。

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殷老师,但那些温暖的记忆却从未褪色,且足以滋养我的心灵,让我在跌跌撞撞的成长中一直保持着向善向美的姿态。

“老学究”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他慈祥、和善,我从来都没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也从来没见过他为什么事情生过气。“老学究”姓王,可我们都记住了“老学究”并不称他王老师。同学闹矛盾他总是会给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面对难缠的家长,他也能够轻松化解。

但是,在一节劳动课上……学校安排我们清除甬路边上一个桃园里的杂草。那个桃园里零散地种着几株桃树,树下杂草肆虐,几乎覆盖了整个地面。在清除了一个小时后,同学们“叫苦不迭”。“老学究”不紧不慢地把我们拔的草拾进手推车,并把我们把

漏掉的草清理干净,有条不紊地替我们“断后”,很快草就被我们拔掉了一大半。坐在一棵桃树下偷懒的我不经意间地去拔一棵和别的草不太一样的幼苗的时候,“老学究”正好推着车回来。

“停!不要动!不要动!就是你,听见了吗?”当我的手握住那株幼苗正欲用力拔起时,“老学究”突然严肃地冲我吼着,俨然是我做错了事情训斥我。我迅速地收回了手,茫然地注视着他。只见他正急匆匆地向我奔来,以一种与他年龄明显不相称的惊人速度,还差点被草堆绊倒。

“不要拔它!别拔它们,草也是会长成树的!”我从来都没

有见“老学究”这么激动过。他的表现完全颠覆了以往我对他的印象,他的脸因为快速运动而涨得通红,因为用力 and 气愤显得有些扭曲!

“可……可是……”我想为自己辩解。“你不要再‘可是、可是’的了,你拔了它们就糟了!”“老学究”急促地喘着粗气,山羊胡都撇了起来,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老学究”的训斥让我感到既莫名其妙又非常委屈,立刻回道:“我究竟做错什么了?今天我们是来清除这里的杂草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从草丛中拔除而已。我错哪儿了?”我有些激动,伤心委屈一股脑儿地都发泄出来,泪流满面说得

上气不接下气。

看到我的反应,“老学究”似乎清醒了很多,恢复了以往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孩子啊,其实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不时地得到别人的帮助。”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学究”,等他的答案。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理解,”他看着我,继续说道:“桃树上落下的每个桃核都要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才能发出这样珍贵的小苗。要知道,真正能够留下来生根发芽并成器的桃苗也没有多少,所以我们更不应该去破坏它们。”

我继续问他:“您这么做就是在帮这些桃苗的忙吗?”“老学究”道:“对呀,我的确是在帮

这些小桃苗忙。但是,你们要记住,帮助和帮忙是不一样的。只有那些不是建立在利益上的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这才是最难做到的。”

那时懵懂的我听完了“老学究”的一番话,味同嚼蜡,但是,随着我一天天地长大,我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他那天说的真正含义:好的教育需要教师做好护花人。

老师,曾是我小时候最怕的人,现在却成了我这辈子最该感谢的人,他们的每一次怒目而视,每一次的谆谆教导,都彰显着老师的拳拳责任心。

“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感谢您,我亲爱的老师们。

## 感谢您,我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 赵素敏

又一个教师节到了,让我想起我的小学班主任王川老师。

我的小学是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度过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乡村已经在我的记忆里渐渐模糊,以至于那座村小,我仅记得的是两排低矮破旧的瓦房;一棵高高的老槐树,上面挂着一只豁了口的响铃;一个上了年纪的校工,为我们敲响上课下课的铃声。每当沙哑的铃声响起,落在树上的麻雀就会惊恐地飞起,有时黑压压一片,有时只有三五只。

但在这所学校里,对王川老师的记忆,却抹也抹不去。王老师不知何故,高中毕业后,从县城来到了这个偏远的乡下小学做了老师。他教我们语文、数学和美术,还兼任班主

任。他个子高而消瘦,头发有些自来卷,戴一副黑框眼镜,浑身上下散发着手卷气。王老师讲起课来风趣而幽默,由于他的知识面宽,每堂课都能够旁征博引,很受学生的喜欢与敬佩。在小学学习的五年时间里,他不仅教给我们文化知识、做人道理,而且十分关心我们的成长。

那时王老师因家住县城,学校离家很远,平时只能住在办公室里。学校里没有食堂,吃饭对他来说成了一个难题。一开始村里安排他在学校附近的一户人家吃饭,时间不长,不知为什么他不再去了。于是村里和学校商量,让他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轮流到学生家吃饭,每吃一天,他就给学生家半斤粮票、三毛钱,算是他的伙食费。

这样一来,最高兴的要数我们这些孩子了,因为王老师要来吃饭,家里无论如何也要适当改善一下伙食。平时舍不得吃的鸡蛋和挂面也要拿出来。如果恰逢赶集日,母亲会大方地上街去买点猪肉,用大白菜满满地烧出一锅来,让我们过足了瘾。因此,在我的小学生涯里盼望王老师来家吃饭,竟成了我心中奇特而有趣的记忆,久久不能忘怀。

盼望王老师来我家,并不仅仅是因为吃派饭的缘故。每次王老师到我家来吃派饭,他总会和我父母沟通一番,和现在的家长不太一样,那时乡下的父母们对孩子的学习几乎不过问,学得好与不好,完全顺其自然。只有在老师来自家吃饭的时候,他们才笨拙地问上两句。这时候,王老

师总会夸奖我一番,说我聪明,只要肯学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父母听了,也很高兴,一个劲地劝老师吃菜。有时王老师也会对父母和我说起县城里的事情。对于身处偏僻乡村的我们来说,县城就像遥远而美好的梦境一样,让人神往。有一段时间,我父亲身体不好,家里的农活全由母亲撑着,父亲就想让我退学回来帮母亲做事,但又有些迟疑。在这期间又轮到王老师来我家吃派饭,席间父亲和他提起了这件事。没想到平时文雅的王老师听了我的话,突然把筷子一扔,批评我目光短浅,说得我父亲哑口无言,脸一个劲地红。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公社里的中学。学习时,我常想起王老

师对我父亲说的那句话:“这孩子只要肯学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在我读初中后不久,听说王老师回到了县城一所小学任教。待我大学毕业,回到我的母校——一所省重点高中做教师时,我高兴自己可以和王老师生活在一座城里了。其实我们的县城不大,但若千年过去了,我竟从未遇见过王老师。期间我也曾找过他,但一直没找到。后来有人告诉我,王老师全家到外地生活了。王老师算起来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生活得是否如意。我希望有一天能遇见他,对他表达我深埋心底的感激之情,并告诉他:我也像您一样成为了一名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人民教师。

## 周记本里那份沉甸甸的爱

□ 庞丽虹

一个干净利落的花苞丸子头,一身淡雅的衣服,略带威严的面孔不失温和,她就是那个让我敬佩又感激的初中语文老师——张梅,一个连名字都带着芬芳的老师。她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知己,在我最艰难的时期,她慈母般的关怀像极了夕阳的余晖,毫不张扬,却足够温暖。

在遇见张老师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自己对语文的追求是浅薄的,扎实的本质不是记忆,而是理解。在她的带领下,我仿佛走进了作家史铁生的内心,看到了地坛中他在困顿与挣扎之下驶过的车辙印;还随着翻译家傅雷的文字触摸到了他对傅聪的拳拳父爱,也学会

了用平常心看待自己的得失,明白了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张老师的课堂上没有热闹的花架子,也没有教条式的灌输,而是扎扎实实地打基础,一步一步地钻研。她思维的条理性,讲述故事的趣味性,就连她说话的声音都那么与众不同。这样的课堂“气息”让我沉迷并爱上了语文,日后的学习更是让我坚定地追逐着她的脚步在语文的天地间扎扎实实地走下去。

张老师布置的作业也与其他老师有所不同,那时候,我们都喜欢看荣德基的《点拨》或者薛金星的《全解》,几乎人手一本教材解析辅导用

书。但她告诉我们,课外辅导用书上的内容再详细也不是自己的,只有经过自己消化吸收才能为己所用,整理课堂笔记就是理解课文的最好方法。一个学期下来,我用红、蓝、黑三色笔认真地整理了三本课堂笔记,因为对知识理解得透彻,连整理笔记的过程都是幸福的。

当时,张老师要求我们每月必须交三篇周记,于是不善言辞的我就借助周记表达对她的喜欢。第一次的周记中,我丝毫未掩饰自己对她的喜爱之情。上交之后,我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周记本的回归。直到再次拿到周记本,看到她用俊秀的字体写着:哎呀,老师都有点

佩服你的书写了,好好努力!我悬着的一颗心稳稳落下,胸中又陡然漂浮起一朵欢快的云彩,在心间荡来荡去。自此,每次周记我都会特别认真地去写。我经常在周记中向她诉说家庭趣事以及我和同伴之间的烦恼,她总是不遗余力地为我答疑或鼓励。

上初二那年,母亲的意外离世如飞来横祸一般打破了我平静而温馨的生活。那段时间,最困扰我的是父亲的情绪大变。他会因为一些小事就严肃地批评我,我常常不敢直视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在这种痛苦而压抑的氛围中,想到母亲的离去、自己的不幸,

我时常在睡前哭肿了眼睛,又在睡梦中流着泪醒来。而这一切,我都只在周记中与张老师诉说,而张老师总是毫不吝啬地鼓励我:你和哥哥就是爸爸的精神支柱,一定要坚强起来!有时她也会感慨:你真是懂事的孩子。应该说,那时她在我心中恰恰扮演了母亲的角色,也让我感受到来自恩师的关爱。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教师,在这个平凡而又光辉的岗位上散发着自己的微光。我还会时不时地想念起那温润的课堂、美丽的身影,还有周记本里那份沉甸甸的爱。

## 温暖伴我一路前行

□ 李 坤

六岁那年的九月,父亲把我送到村幼儿园,我拽着父亲的衣角怯生生地跟在他的身后。“看着虎头虎脑的,真可爱。”一个留着长辫子的老师——胡老师拉着我的手,边说边把我带到了教室。我在小伙伴们中间胆小是出了名的,教室一端端正正地坐着的几个小伙伴们望着我露出了狡狴的笑容。

那时的幼儿园没有固定校舍,经常变换地点,今天在村部,明天可能就在牛屋,我们最兴奋的就是下午放学时,老师突然宣布明天换地点上课。有一次在村中几间闲置的老房子里上课,闲置的房子倒没有什么,让我害怕的是教室旁边的空房子里有两口棺材,每次经过那儿我都是战战兢兢。然而,我最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早晨我去得早,当我小跑着路过那间放棺材的房子时,几个小伙伴突然张牙舞爪地冲出来,吓得我哇哇大哭。“老师……”我声嘶力竭地喊着,好在胡老师正好赶到学校,她把我抱在怀里轻声地安慰着,抽泣中我竟然在老师怀里睡着了。睡梦中,我感觉老师怀里好安全,好温暖。

我的手指比较短粗,手背肉多,每到冬天,我的手就肿得像一个大张着嘴的大馒头,连笔都握不住,而且经常会从裂开的口子流出血来。为了治疗我手上的冻疮,父亲想了好多方法,然而经过一番折腾,我的手没有丝毫好转,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有一次考试,冻疮流血染了试卷,胡老师发

现了把我喊到教室检查了我的手,并在盆里倒了热水,用镊子夹着棉花仔细地把手擦拭干净,然后用碘伏消毒,最后涂上药膏。涂药膏的时候,她用手轻轻地给我按摩,温暖的感觉从胡老师的手上传遍我的全身。她还特别叮嘱我,以后每天到她那儿给我涂一次。半个多月后,我的手好转起来。现在每次摩挲着曾经裂开的手背,我就会想起胡老师,她在我童年的天空里涂抹了一片亮色,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冬天。

读师范时,家里经济入不敷出,父亲东借西凑好不容易交了学费,在学校读书的日子可想而知。班主任尚老师给我争取了500元的资助款,资助仪式那天每人还发了一条棉被。当时的500

元足够我三个月的生活费,棉被不是很厚,但全新的棉被盖着非常温暖,师范读书那几年的冬天感觉被窝总是热乎乎的。毕业后,这条棉被我一直用着,每每看到这条棉被,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我永远记着尚老师当时说的话:“生活贫穷只是暂时的,我们要做一个精神富有的人。”至今,尚老师的话犹在耳畔,温暖着我一路前行。

如今,师范毕业的我已经做了二十余年的教师,我也曾在冬天脱下棉手套给学生暖手,掏钱给孤儿学生做急性阑尾炎手术,号召全校教师给家庭贫困的学生捐款捐物……正是因为以前受到老师们的呵护,我也在努力做一个学生心目中温暖的老师。

